

## 编辑杂感

■去年八月，我会在中国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下，与中方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话会”。会期第二夜，日中双方的代表们就此次会议的经验 and 成果交换了意见并做了一个小结。总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很好。不过，我们同时有个深刻的感触，即整个对话会上几乎没有机会进行“对话”。事实很雄辩地说明了我们的对话能力和所预期的效果差距还很大。回国后，我们利用两次月会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经验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还对部分中方学者的报告做了认真详细的探讨，才真正意识到此次对话会受益良多。本期会刊虽未充分反映出此间集体工作的成果，但从釜屋修《评价九十年代文学的视角》一文可略见一斑。

■遗憾的是，刊物发行得太晚。由于诸多原因，编辑工作一再拖延，直至会后整整一年才与大家见面，实在是抱歉之至。本期编委为了刷新会刊面貌做了点具体工作。虽因主编采取的“先进”方法不够科学，使得各委员走了冤枉路，但我们相信，此次改革将会为鼓舞各位会员更加踊跃投稿铺平道路。在此谨对参加本期校对工作的人员名单公布于下：德间佳信、釜屋修、下出宣子、盐旗伸一郎、佐藤普美子，聊表谢忱。

■今年五月正值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十五周年。想起去年对话会当初是为了纪念我会成立十周年而筹划的。现在我们刚过一关，忽然知道又是半个十年已经过去了。时间真的飞一样快。下半个十年正逢跨世纪的重要时刻。只说世纪末，未必怪事多。但实际上不知为何，逼近了世纪末，不该发生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越厉害了。现在回想，日本某县送电铁塔因被人拔下了螺钉而倒塌，是一起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后，我们想都未想过的事件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长期维持我国社会秩序的框架、程序已经明显开始动摇。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参议院选举，日本人对毫不关心人民生活的“自由民主”统治说了一个“不”字，证明了我们还有权利和可能性以合法手段改善自己的社会。但问题不仅在国内。亚洲经济持续混乱，环境、人口、缺粮、核扩散等全球性难题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构成了巨大威胁。另外，克隆牛羊的诞生和环境激素引起的风波也使得我们对科学可否继续发展、人类在进化还是在退化的命题难以找到正确答案。看来我们要“迈向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路还是十分艰巨的。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文学解决现实问题。但文学如果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失去关心，就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在文学活动中，哪怕仅仅表现出一种焦虑或困惑，都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智慧和良心的可贵体现。中国文学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热已渐消退。但其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却越来越与世界潮流分不开。我们今后还要在干预自己社会的同时，继续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市)